

代售處 北京新書局 北京大學出版部

刊

京內外各大坊書有代售

（本處售書時間在每日下午一點半至六點鐘。）

京報副刊

第三九八號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消毒

（本刊週年紀念文之七）

徐濟庵

消毒是醫學上不可忽的一件事，其中尤以外科為最重要，初學的時候，每易忽誤，故當特別注意；蓋因消毒完全與否，與疾病的預後有直接的關係也。有時手術者自以為非常小心，而實際上仍消毒不完全，故非十分的留意不可。至於消毒上應注意之點，視疾病之種類而不同，約可分為三種：即消毒性的手術（Antiseptische Operation），防腐性的手術（Antiseptische Operation），化膿性的手術（Eitrige Operation）是也。（例如：指關節離斷術包皮切除術等，屬消毒性手術；骨傷一般未化膿的炎症性創傷等，屬防腐性手術；瘻疔瘰癧等，屬化膿性手術。）

門診病人，以防腐性和化膿性的外科病比較的多，如一般開業醫生，只有一間手術室，醫生割了一個防腐性或化膿性的外科病後，若

再來做消毒性的手術，這個手術，恐怕就難達完全消毒的目的了，將來不免要變成防腐性或化膿性的創傷。所以醫生要做消毒性的手術時，手術前不能和防腐性或化膿性的外科病相接觸，手術室須嚴重的消毒！德國一般小醫院裏，對消毒性的手術，多在清晨行之。

消毒手續的種類

（甲）手術者和病人手術部的消毒
（A）手術者手和手臂的消毒

手術者手的消毒，除注意上述條件之外，先須預備下列各物：

- （1）煮沸的水一盆，等他溫和後，用為洗料。
- （2）手刷一個，在開水內煮過五分鐘，再浸於十倍昇末水內。
- （3）礮性肥皂或加里石鹼一塊，攪在消毒盆裏。
- （4）剔指甲器和指甲剪子一把，浸於3%石炭酸水裏。

- （5）消毒布一塊。
- （6）7)至80%酒精一小盆，酒精內攪消毒綿紗卷一個。
- （7）0.5%昇末水一盆，水裏攪消毒綿紗卷一個。

Turbringer 氏消毒法

本法普通多用之，分為數次如左：

- （一）手在尋常水裏洗淨後再浸於開過的溫水內，用礮性肥皂和消毒的刷子勤刷手和手臂，使他十分潔淨；尤當格外注意指甲爪溝爪床和爪甲的下面，用剔指甲器除去其污穢，用指甲剪子剪去其長伸的指甲，如此，洗半分鐘的工夫，洗滌水至少也要換三次以上。
- （二）洗淨的手，在消毒布上擦乾。
- （三）已擦乾的手，再浸入七〇至八〇%酒精裏，或只用浸於酒精內的一塊消毒綿紗卷來擦手術者的手和手臂，約三分鐘左右。用酒精洗滌的目的，在使皮膚上脂肪體脫除

消毒

徐濟庵

羅丹的生平——苦戰（一） 韓放

他終於流著淚走了！ 于成澤

教育與教育家 汪震

本刊徵求新中國之柱石十人票及說明在京報第四版本月底截止請速投

一九三

，水分乾燥，並殺滅殘留的細菌。

(四)再經 D.S.P. 昇末水裡洗滌三分鐘。(這是西曆一八七八年 Berthelm 氏和一八二二年 Seeger 氏的主張。)如此，手和手部的消毒已告完畢。

簡單消毒方法：適用於緊急的小外科手術，或防腐性或化膿性的手術。其法：即手術者套上一副完全消毒的橡皮手套，浸於十倍昇末水內，洗過一二次，就可施行手術。宜注意者，手套須嚴防漏孔，不然，就等於不消毒了。醫生帶了一副消毒的橡皮手套，在化膿性創傷，自己可免發生創傷傳染，若行第二個手術，就另換一副消毒手套，也可免病人的創傷傳染，這實是兩便的法子。

(B)病人手術部的消毒

病人手術部如有毛髮，須先剃去，用鹼性肥皂洗去其污穢，再用布擦乾其水分後，用 Benzol, Aether 或 Petrol-e her 拂拭，使其格外乾淨，然後用沾入 0% 酒精之消毒綿卷消毒手術部。待酒精乾後，再塗布沃度丁幾溶液 (1% Sol. Jodinkur)。(假設手術部附近有防腐性或化膿性的創傷，應該在消毒前先對這種創傷施相當處理，其上面再用絆創膏密閉，俟手術者消毒後，另用消毒綿紗被覆於絆創膏上面。)如此，病人手術部的消毒，已經完全

，再用消毒布被蓋於未消毒的各部，或用布鉗子固定其消毒布，即可行手術矣。

(乙)器械的消毒

手術時所用的器械，固當嚴重消毒，但防腐性或化膿性的創傷治療或繃帶交換時所用的器械，也應該注意消毒。

器械消毒，從前只用二至五%石炭酸水，到了現在，多已廢用，現最通用者，為煮沸消毒。因為膿球菌在沸水裏只要幾秒鐘就可以完全死滅，就是抵抗力很強大的脾脫疽菌芽胞，經過二分鐘，也可完全撲滅。所以器械在煮沸水裡，只要五分鐘，就成完全的消毒。煮沸水裏，一般要加些曹達 (1. Liter 水加一食匙 Soda 或即用 1% 的曹達水)，因為水多為酸性，易使金屬的器械酸化(就是生鏽)，加了曹達，水即中和。並能除去器械上的一般油膩。注意！(一)有幾種器械，不適用煮沸消毒，如切開刀剪子等，煮過後往往失去其銳鋒，所以對於這種器械，只適宜在蒸氣箱內消毒後再浸入七〇至八〇%的酒精或三%石炭酸水裏。

(二)局部麻醉用的器械(注射器盛藥的瓶等)消毒，不當和別的器械同在一鍋曹達水裏煮沸！因為局部麻醉藥 Kocain, Novo Kain 等溶液，遇着少

最曹達，就不起其麻醉作用(西曆一八二五年 Mergus 氏報告載在 Fori chrifte der Therapie No. 7)。所以這種器械，須另在一鍋蒸餾水裏煮沸消毒。假設注射器內有了油膩，不得不先在曹達水裡煮，然在臨用之前，非再用生理食鹽水洗滌不可。並且注射器多半是玻璃和金屬二種製成的，在沸水內往往金屬和玻璃兩種熱度不均，發生破裂，所以應該格外注意才好。

器械用過後，應該就洗乾淨，放在沸裡煮，煮好後，再擦他乾燥。最好器械上時時用 Paraffinum liquidum 塗布，可防生鏽。橡皮製的各種器械俟十分擦乾後，用滑石粉撒布，其內外以綿紗或布料包裹纜好。器械的保存，切不可要和鹽酸發煙硝酸或沃度丁幾等放在一個櫃內！

消毒

(丙)繃帶材料手術應和被蓋布料等的所謂繃帶材料，就是綿紗棉花繃帶等，同裝在一消毒食裏，假設 Jodoformaze 要同加入消毒，則另攔在一小消毒箱內，這幾個消毒食和消毒箱都攔在蒸氣消毒器裡消毒三刻鐘工夫，等器械裏的材料乾燥，即可應用。這種蒸氣消毒器，在德國以 Lantenschlager 工廠製造

語錄

了現的文學史家
博士訂正現文學史冤獄圖表
劉復
愛管閒事
的後面

新女性二月號

每冊一角
全年二元
郵費在內
猛進

時事短評

(一)學術的治外法權
今剛

(一月二十二日出版)

光中的靈隱

許傑
紅流
討論馬克斯進文廟

許傑
翟秀峯
其情
沫若

2. 克里米亞發掘大批古墓
發行地點 1. 北河沿北京大學第三院本
學門
2. 翠花胡同北新書局
3. 後門內景山書社
4. 3. 漢花園大北出版部售書課

詩評答辯(討論)

發行處大木倉十八號陳大讓君
每份銅子四枚

的最著名。(該工廠的發行地址 F. & M. Lamminger chinger Berlin, N. 39.)

(丁)縫合線及結紮線的消毒

縫合線及結紮線有普通絲線 (Seide) 麻線 (Zwirn) 蠶絲線 (Seikvorngut) 金屬線 (Metaldraht) 腸線 (Krutgut) 幾種，普通在小外科上應用的，只有絲線和腸線兩種。

(A)普通絲線的消毒。用 Kocher 氏方法，將絲線捲在玻璃棒上，浸於 A. per. 及酒精內各十二點鐘，脫去酒精，再將其放在十倍昇沸水裡煮十分鐘，然後取出應用。

(B)腸線的消毒。對於腸線消毒，不適用煮沸，就在市上藥房或器械舖裏買來後，浸於七。至八〇%酒精內經過十二點鐘，便可取出應用。

(戊)手術室的消毒

這種消毒，對一般醫生，狠不方便，又不容易。因為凡外科的專家，皆設有手術前的準備室，消毒性手術室，防菌性手術室和綁帶交換室等；屋子多了，其病源就不至於廣汎或混合的傳染起來。手術室的殘留病菌，當然就較少，且手術室裏的建築，非常精緻，四面牆壁和地面，多用磁磚或大理石築成；窗戶用具，都用金屬和玻璃造成；上下水道，設備完全，消毒的冷熱水都齊備，所以他們的室內消毒，

毫不困難。然在一般醫生，大都只有一間外科室，不論手術時或綁帶交換時，都要用他，對病人洗滌時或檢查時，恐怕亦要用他，所以這間外科室的消毒，就是很困難了。最宜注意的，一般手術室的消毒，在手術前室裏須掃拂得格外乾淨，不要使灰塵飛揚；窗戶四圍，牆壁和地下可以用水洗的，就用肥皂和水勤加洗擦，再用淨水沖去其污穢，並且用煮熱的苛性鹼 (Na. OH) 水多次洗滌，或用各種的防腐或消毒藥水洗滌亦可。四面牆壁和地面宜平滑，(最好用西門汀或亮漆木板價亦不很貴，) 器械用具，簡單為上，不管有無手術，天天用尋常水清洗二次纔好。至於別的，需費很大，事實上亦不易辦到，所以也就不再贅述了。

羅丹的生平——苦戰

韓放

未入本文，先開括弧：

(凡藝術家與學者的生平，若與他們的作品分開，實無甚事蹟可言；所以叙他們的生平，即無異叙他們的作品。斯篇將生平與作品分開，本屬無謂；其實亦不過標題如此，兩段仍是一段。在「生平」中，除簡單的說羅丹的一

生經過外，並詳述他因作品而引起的爭論與困難。在「作品」中，一方面將他的幾個重要作品與這些作品所表出的思想略說一回；他方面則叙他所處時代的思潮與當時美術界的趨勢，他的藝術的淵源與影響，以及時人對於他的批評。又在「作品」中，並不詳釋作品，這或使讀者驚異，其實亦不難解，一則超過本文的計畫，二則非作者的能力所及，三則本書既略有述說，四則讀者或亦不甚興趣。作者明知「作品」標題之不當，然又苦於沒有較適當的，遂仍之。)

斯汀大爾 (Stendhal 1783-1842) 有這一段話：「自二世紀以來，有一種假充的政治，無理摧殘那些強烈的情感，而在以暴力壓抑牠們，牠們牠們絕滅；人僅僅能於村野間發見牠們。十九世紀方將牠們應有的權利還給牠們。若有一位密爾朗治，於我們的光天白日下賜與我們，那一處他不能達到？什麼新鮮感覺的與歡喜快樂的暴流，他不能博播入既為戲劇與小說十分預備好的這一種羣衆？或者他創造一種近代的雕刻，或者他力求這種美術表現種種感情，假若這些感情適合於牠。至少，這位密爾朗治必將使牠表出人心的種種狀態。」應斯汀大爾的預言的是羅丹，羅丹實近代的密爾朗治。



行行的模板高談闊論。

十四歲，他的父親叫他回巴黎，想他學一種職業；父親很不願兒子為藝術家，常說美術家是毫無用處的人；但以此嗜好好的關係，乃使他進專造就為工業上用的學生的「實用美術學校」。這個學校，雖則在養成應用人材，但因當時校長的特別才能，出了好幾位將來的偉大美術家，如：列格羅（Legeros），大魯（Duclos），羅丹等。在這個學校內，他的進步非常之快，使同儕很為驚異。

是在巴黎，一條人煙稠密的街中，一間家道清苦的房內，一千八百四十年十一月，佛朗沙奧古斯提雷羅丹（FRANÇOIS AUGUSTE RODIN）出世。父親在警察局做視察員，母親在家看顧大他兩歲的姊姊馬利亞與他。父母的景況雖如此貧寒，子女的教育仍甚留意；姊姊送在一間修道院，弟弟則初進一個學校，繼到布威（Bouffé）他的叔叔主持的一間學館內居住。他的叔叔是一位很有教育的人，對於教海及管理都很成功；羅丹在此住至十四歲。

在這個時候，他對於圖畫既有很深的興趣；在學校的功課中，他最怕的是算學，他完全不懂，但他很喜歡看花，草，樹木與建築物，所以他常至林中亂跑。又愛演說，每於課後休息時，獨在課堂的講台上，手舞足蹈的，向一

自這個學校出來，他就要自己謀生活，進一間首飾舖子裏作工。他的時間由是有一定，不能如前時的自由。但他時刻想着圖畫；早上很早起來，於去工作之前，先跑到一位畫家家裏畫人體，晚上完了工作，又走至「美術館」畫人體，像童子一般。他於此時認識大魯，兩人同在一位雕刻家家內作工，但這位雕刻家常不給工資，每發給時，則兩人平均分用，因此，兩人又不得不分離而各就曠包地。

有暇，亦到羅佛爾（Louvres），仿畫古代的雕刻，當時他很有意為畫家，因無錢買畫布與顏料而止。又喜往馬市看馬，手執鉛筆而畫，為所擠而幾受傷者數次，且常受賣馬商人的呵斥。但因是，他於馬很有研究，後來在雕刻中，他常欲觀馬，即根於此。同時他想進著名的

「美術學校」，繼得一位雕刻家的介紹，允許報名。但三次受考試而三次失敗，三次不能入學校，理由是羅丹不曉得圖畫！從此，他不想再進這個學校，這於他是無損的，或且更有益處；正如大魯說的：「他很幸運，這一個（指羅丹），沒有進過美術學校。」

這數年間——以後的十餘年亦如此——的羅丹，為生活問題所壓迫，苟可以得曠包而自己力所能為的，無不去做過，首飾匠，珠寶匠，泥水匠，木匠，模塑者，工廠助手……但以此感覺的銳敏與天性的精警，做這樣繁雜無序的工作，常人是毫無所獲的，他於此乃得種種最珍貴之教訓，如本書所說的雕刻的秘密，即其一例。他去博物館受當時大雕刻家巴爾夷（Barye）的課，亦在此時，雖得些好教訓，但無十分重大的影響，因這些課不久即停止；惟這位雕刻家的笑貌，生平，則既給他以一種印像。

他終於流着淚走了！ 于成澤

學校的鐵鐘，正在鏗鏘着喚人起床的時刻，偉夫屋裡便都充滿了人。王那立在門裡，靠着窗臺，呆看他捆行李。趙天覺幫他將書架上的雜誌，小說，課本，開書，放在靠北牆的竹

出了象牙之塔

這是厨川白村泛論文學，藝術，思想，批評社會文明的論文集。著者說：「我是也以斯地，將自己的文集題作『象牙之塔』」

時事短評 (雪)(召)(翰)(皓)

法權會議與收回法權

現第 三 卷 (小說)

李余 (師下) 李 (師下) 李 (師下)

國魂

時評 二張馮戰爭與日俄衝突 二鄂軍入豫 國家主義與愛爾蘭文藝復興 國家主義團體與共產

北京國家主義團體聯合會反對日俄出兵宣言
(轉載)
價目：京內每份銅元二枚京外一分
發行地址：北京銀閣十九號

篋網裏。信件，名片，講義，和些廢紙，都一大堆地攤開在桌子上，由他的同屋裏生一件一件地檢視，替他排進網籃裏一個淡青色的紙夾裏去。

屏裏一切的東西，都在雜亂無章：床頭，桌下，舊報紙和破字紙狼籍地佈散在各處：墨水瓶子，毛筆，散毀的鞋盒，和污漬的衫袴，夾雜着灰土，堆積在室角。

他們在彼此的應談中，漠然寡歡。偉夫低着頭，摺起他的被褥，用藍斜紋白方格的氈子包起。他用力來壓着捲就的鋪蓋，回頭驕然地叫他的同屋給我細行李的繩子。幾個人聽了他的話，都立刻停止別的事情，俯下身軀，向牀角，室隅去尋覓。

行李捆好了，網籃也裝置停當，衣箱也提放室門外。他們只在這將程前的剎那間，要話些離情別意，黃金般的時光，在這裡應該有多末寶貴呵！

他本來不打算走的，然而頹喪的心情，如荒甸中的枯草，一時燃燒起來，不可撲止。在寂寥的黃昏後，他會到黑暗的城上，對着夜色沈思，在人靜了以後，柝聲正在梆梆地響於深巷時，他也曾爲這件「歸去」的問題，獨在牀上，輾轉疑慮；不過幾番躊躇，「留住」的幡

論九
期分，公團各書莊。報費國內全年一元六角五分，半年八角五分，又大洋一元寄足三十期，日本朝鮮同。國外全年大洋二元四角，半年一元二角。通信處北京大學第一院轉

總發行處：北京東城沙灘新開路五號，
未名社刊物經售處。
售書時間：每天下午一點半至六點鐘。

幟，總被「歸去」的狂瀾激蕩，克制；在不舒適的迴憶與懷感中，他最終下一個決心走了。

他是在去年冬天離開家鄉的，那到現在整整是一年。在這一年中他總不能忘掉他和母親離別的那天的情景：

他的熱病，將是初痊之後。身體還是時常發燒，說話的氣力也不充實；母親無論若何是不允許他啓行的，但他却悄悄地購了一張通票，回到家裏，生說非去到P城就學不可。母親怕他氣，氣病了倒不如打發他走的好，所以萬不得已地答應他了。

這天開向P城的車，是在夜裏十時起程的。六點鐘左右，東西都已收拾好了，李昇也出去給他喊馬車去了，雪在這時却零零地下了。「下雪了，你還能上車站麼？」母親很慈祥地問他。

「不礙事！馬車裡，凍不着我，也淋不濕我的行李的。」這時他是怕母親將他留住的。『我看你明天晚上走罷！怎麼樣？』母親的語氣，真是怕她的話被兒子否決了。——她湊近兒子的身前，手摩着偉夫的肩頭，臉幾乎貼到偉夫的臉上，說：「下雪了，這是天留你多住一夜——」

「天留我多住一夜？」可是馬車來了，李

昇滿身披着雪花，擁身進來，恭恭敬敬地說：「馬車來了，少爺！」他將偉夫的話頭打斷！

「走！我決定的走！」偉夫毅然地說了。母親怎麼樣呢？母親的心大概傷了！燈光下她的臉被李昇帶進來的冷氣撲着，慘白沒有血色。手顫顫地却在指揮李昇和另一個僕人給偉夫搬行李。他覺得這屋裏的空氣，真是緊張。默默中的母愛的權威，比法庭上的木杖鐵索還嚴重呵！

他究竟走入馬車了。母親的話比甘濃裏的糖汁還甜蜜，母親的柔情比蠶絲還纏綿，但，帶着大帽子，穿着高靴子的車夫，那管得這許多，驟聲起處，車輪輾轉起來，母親的聲音，便聽不見了。

風旋轉地猛吹起來，雪片颼颼地飛着，在他回首向自己的門前顧盼時，模糊裏他看見母親用手擦抹她的眼睛了。

到P城的Y學校以後，他真是苦惱極了。生疏和客況兩般地擾了他的嫩稚的心情。不相識的課室，寢室，都似對他漠漠，齊夫們答應着老學生的呼喊，本是敏捷的，而對他則似欺負外來人，回答的時刻特別遲緩；因此他也越發不敢招呼他們。

看着別的同學們快活極了：飯後，幾個人

扶掖着，談着，笑着，在操場上一圈又一圈地走來走去；課堂上人家是互相問功課念到那章那節或那頁的，而他不知道，則沒有一個人走近前指點給他看。其實他也不希望人家走近前來告訴他，因為一個生客冒然來和他說話，他也覺得是不慣的。

這樣不久，他便發現了有多少人在私下議論他了。有時在課堂的窗下，站着多少人在高興談話，忽然見他走來，便都止住聲響；待他走過去三五步，微語便起在身後，「冰桶」，「暖巴」這類的話，常是聽見。不僅是這樣，用手指點他的人，也不在少數了。講堂裡，院子裡，和操場上的站着同學們，有時看見他，也伸出手來暗地裏點畫！這倒是多末一件不舒服的事情！

他的同屋看見他在這種情形之下，就勸他起首來交人，起首來和同學們談話。

這個建議總算是接收了。他在學校裡於是也有幾個朋友，其中最好的一個，便是同班的子真。他以為子真的學問很好，志向很高，同他一定可以來在一起的；但是慢慢地他發現了子真的待他不忠實；他對於交朋友的心逐漸冷淡了：

他以為人們的嘴，不僅是為吃飯長的，也是為說謊長的。人們在談話時的笑臉悅容，完全是假的，完全都是不可靠的。他本着這條原理，不願意多認識人，除了王那，趙天覺，他的同屋霖生和已經疏遠了的子真外，在這學校中，他的確沒有朋友了。

在伶仃中，他忽然作了一個奇怪的夢：家裡的宅院，朱門深深地閉着。馴養的鹿，拴在院角吃草。牠看見他走近，咪咪地叫了兩聲。要奔向他來，却被繩牽住了。一脚跨進正廳的門去，几，椅，書案，如故，只牆上添了一幅劉鏞寫的中堂。他要仔細地看：屋裡却聽着有人呻吟。走進去看：母親正在床上披着一個閃閃的被子，在扶着頭喊痛。他脫了鞋子上牀，端詳。母親的面龐：臉瘦得只剩一條，額骨聳立起來，眼皮塌陷下去，不復有從前豐潤的樣子。他要說話，但他不能開口，他看着母親只是用右手撫摸後腦骨。撥開頭髮看時，在這黑髮中間，竟有一個小穴，穴中藏着一個小小的舞臺，在那舞臺上站着一個雪翼的天使，拿着許多的砝碼，往一個秤盤上放。秤盤並不大，但，許多砝碼放上去，都不牠不過。最奇怪的就是那秤錘是紅色肉質的，砝碼却是金鋼石的，白玉的，赤金的，瑪瑙的，亮銀的，這些重的東西，一片加上去，好像壓過秤錘了，但，過一刻，秤錘又墜落下去。雪

翼的天使着急了，從臂下拿出一把五色的扇子，向這秤具煽去。秤桿，秤盤，都燃燒起來，火光閃閃，他看見那金鋼石上鑄的是「愛情」，白玉上鑄的是「人格」，赤金上鑄的是「財寶」，瑪瑙上鑄的是「生命」，亮銀上鑄的是「快樂」。這片片的小的砝碼，隨着秤桿，秤盤，殘毀。火焰冒着剛烈的尖鋒，圍繞那紅色的秤錘燒起。火焰的勢頭愈大，秤錘的紅色也愈結晶，結果牠竟成個透明體。火焰反倒熄了。

秤錘靜靜地立在天使的足下，現出四個雪亮的字來：「母親的心。」天使又用力一煽那五色的扇子，火焰更重生出來，這回光輝更大了，紅煙直充滿了這個舞臺，充滿了這個小穴。

「哎呀！怪不得你痛啊！你的腦裏着了火啦！母親！」他驚呼着來告訴母親。

但是那裡的母親呵！他睜開眼看看，屏裏四壁，都在黑暗，遠遠的城外的犬聲，正隨着夜裏的寒風送到耳邊。棚上的鼠子也在咯吱咯吱地嚼食物，對面床上酣睡的霖生，正在呼語迷離，這寧靜的屋裏，真是那兒來的母親呵！

北大研究所國學門週刊

第十二期目錄

漆樹芬
焦尹平
錢蔚華

論詩經所錄全為樂歌(下)
吳歌聲韻類

魏建功

風

(一月二十一日出版)

哲學思想與哲學(論說)

釋「它」(讀書雜記)

童過西
任化遠

洪

共產團團的意見

漆樹芬

錢蔚華

論詩經所錄全為樂歌(下)
吳歌聲韻類

魏建功

風

(一月二十一日出版)

哲學思想與哲學(論說)

釋「它」(讀書雜記)

童過西
任化遠

洪

錢蔚華

論詩經所錄全為樂歌(下)
吳歌聲韻類

魏建功

風

(一月二十一日出版)

哲學思想與哲學(論說)

釋「它」(讀書雜記)

童過西
任化遠

命... 汪靜之... 北京大學第一院... 汪靜之

給... 汪靜之... 汪靜之

趙... 汪靜之... 汪靜之

景... 汪靜之... 汪靜之

詩(三首) 談談對內對外與民族思想 靈與肉

張日寒 谷鳳田

對於現實的世界：生命，財寶，快樂，人格，愛情，都起了疑問。他覺得他的心情，不適宜於在外求學了，經過幾天的內心的戰爭，他還是決定一走。

★ ★ ★

在行李送到洋車上，他正和露生，王弗，趙天覺們點頭別的時候，他還見着幾個同學在大門裡的影壁旁邊，微微地用手指着他這邊。他們說的什麼，他是不知道的。但，他那裏顧得這些，他終於流着淚走了。

教育與教育家

汪震

十九世紀以來，科學的權威一躍千丈而代替了已往的哲學與宗教，於是科學也就變成了口頭禪。非科學的東西也打起了科學的旗幟相號召，於是這個也是科學，那個也是科學，無一不是科學。但是有些個如何能變成科學呢！冒牌的科學不祇一種，教育就是其中之一個。教育的自身是什麼，教育的範圍是什麼，言人人殊，既沒有滿意的學說，也沒有共同的標準。譬如赫爾巴特說教育的基礎是倫理學與心理學，杜威便說教育的基礎是生物學，社會學，心理學。誰是對的？誰是錯的？我們可以

把赫爾巴特的學說看作過去，但是也不過因為赫爾巴特是過去的人罷了。我們立時可以指出杜威學說的不滿足之處來：杜威處處有教育學學說中參入倫理的思想，然而他却硬把教育的基礎硬脫離倫理學，有誰承認？可是任憑你不承認張三，不滿意李四，你自己的理想與標準又有什麼憑依？一般大教育家，小教育家，未經公認的教育家，是此非彼，捧張罵李，全是憑個人的主觀的意見在那裏自做其夢。時髦的教育家努力想把教育變成一種科學，然而依現在的曙光看來，教育是永不會變成科學的。

第一：教育的對象就不是科學的。如蔡子民先生說：

「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於人類又使他盡一分子的責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器具，給抱有他種目的之人去應用的。」（見汪懋祖先生的教育界的自救引。）

我們把這幾句話從兩方面分析：

(一) 蔡先生的話是不能代表別位教育家的。把被教育的人給抱有他種目的之人去應用的，蔡先生反對，但又有多少的教育家是贊成的。什麼公民教育，國家教育，社會教育又

豈能與這句話不發生關係？什麼教育理想，教育思潮又豈能與這句話不發生關係？「發展自己的能力」，能嗎？這樣，把社會制裁放在什麼地方？孟祿的教育史裏却不反對蔡先生所反對的。

(二) 我們把這句話的附屬的連帶的成分去掉，這句話變成「教育是幫助……不是……」。我們看出教育的自身不外「幫助」，「造」，這如何能變為科學？科學的對象或是靜的，或是有常法的，另一種說法是有實體的，但是教育的對象却是不可捉摸的流動的學習！科學是死的，教育是活的，教育如何能變科學呢？

第二：教育自己沒有領土。教育的領土就是什麼哲學，倫理學，社會學，心理學等等——與生物學只有間接的關係。這些社會科學與精神科學的內容都沒有自然科學那樣固定，而「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的教育也就大受其痛苦。所以有官能心理學，就有官能心理學的教育；有機能心理學，就有有機能心理學的教育；現在又產生行為心理學，教育又要改變了。這些做教育內容的所謂 Developing Science 的社會科學精神科學也都是勉強稱為科學的，實在是够不上真正的科學，「披襲而取」的教育也能夠算科學嗎？

普通把科學分作三類：(一) 自然科學，

(二)精神科學，(三)社會科學。教育如果算是科學的時候，歸於那一類呢？教育是一個人為的歷程，本就不是自然的，不能歸到自然科學之中。精神科學呢，他又不是人的精神的那一部分。社會科學呢，這樣便失却了教育發達個人的意義。實實在在的說來，教育在科學中實在是沒有位置的。

現在世界上有一般人想把教育弄成一種科學，用的方法是統計，調查，測驗。他們的心中也抱了一種宗教的信仰，硬着頭皮往前闖，我只能夠佩服他們的熱心，敬謝他們的好意。他們所得的結果也只是研究到現在的現象，不客氣一點說，也不過搜集了些教育史的材料而已；這哩，與成爲一種科學！

教育既然如此，一個教育家的養成也真不容易。與教育有關係的學科要樣樣精通，還要另具專門的眼光，偉大的修養，多分的還要有很豐富的經驗。一個教育家的養成決不是在外面混了什麼博士，碩士，學士成功的，也不是在國內什麼研究科，教育系讀兩本教育史，教育心理就成功的。辦了十幾年的學校，捐出一點造雙錢來立大學的人本不是教育家。中國學校外國學校造出來的統計，調查，測驗的人才只是教育上的技術人材 (technical man)，也說不上是教育家。教育家的養成是難的。

我們要不要學盛京時報？

伏園先生：

「新中國之柱石十人」底確有些微厭了，並非從盤古以至民國十四年底早就沒人徵求替敵人新中國之柱石十人依我看真不必徵求了底話下了正解。我想即使沒人徵求或考倒還是從最初以至盤古從民國十四年底以至未來呢！

話爲什麼這樣說呢？確乎那有權可尋。記得盛京時報——在奉天日人辦的——是常常弄這把戲。他們也同樣的在報紙的一角算做票，請人家把贊成的人的名寫在上面，算是民意測驗選舉。但結果奇怪！選出來却竟是我們民意最不满意的張帥，和某某爲日人盡忠最誠的這些可惡的人們。這話似乎太遠，彷彿又記得國民晚報也如此這般的徵求了一回，不過最終勝利，究竟誰屬，我却沒閒心去打聽。可見徵求確是厭了，不過標題只差不是新中國之柱石十人而已。最要緊我得聲明我並非是說此次是和上邊的一樣靠不住，我「良心」相信此次先生們是能憑着「良心」心作去。我也並非依舊把國粹情性保得很深，自己不喜歡作還不喜歡人家作；我只說這是沒意思，當初的目的，和發表後的表现，爲的是代表大多數的民意，而確乎不能罷了。

我也決不希望不硬到底。辜負了鄭州……

許多投票諸君的盛意我也覺得對不過。好在二月二十八爲期不遠了，我們候着瞧罷，如果真是理想的新中國柱石十人，那我就應後悔我不也投上一票助助數了！話說的多不好，然而良心可並不含有惡意。再訴忠誠而已，算不得見解，也不必沾辱貴刊可貴的篇幅。敬頌文安！

楊果真上，一月二十七。

伏園附按：正如前天我讀「人權保障」一有感而說中國工人現在還應該拜官僚做老師，因爲官僚確曾把工人的頭子秘密害死了，而未聞工人在什麼時候害死了官僚的頭子一樣，我們現在也還應該拜「盛京時報」做老師，因爲盛京時報是日人的機關報，他們選出一爲日人盡忠的人們來，還不是和青年的機關報選出一爲青年盡忠的人們來一樣的恰如其分麼，然而我們究竟還不會呵！因爲還不會，所以要拜盛京時報做老師，盡量的選一選我們心裏中的人物。現在我在收到的票紙中大略翻閱，截至今日上午爲止，收到票數共四百三十二票，倒可請楊先生放心，即使也有若干所謂不滿人意的人們，但數目到底不多，結果也許未必當選。而且，天下如果真有這許多心子，心願情願的選舉那些不滿人意的，那也只好由他們。民國以來這許多年擾攘，吃苦的只是農工商等人民，但也只有農工商等人民應該吃苦，因爲只有他們對於選舉最是漠然。總而言之，我們這一回測驗的結果，如果能像盛京時報那樣，那我私心便覺十分安適。所以擅自加上題目發表在此。

美的社會組織法出版了

原 莽

是書爲北京大學張兢生先生所著，前在「京副」刊登過不少部分，已大博得讀者的歡迎。中意者以而續刊的筆鋒，寫出種種極高尚的

華蓋集題記
東西之自然詩觀(譯文)
魯迅(譯文)
君山(四至六)
在沙灘上
無題(完)

魯迅
魯迅
魯迅
魯迅
魯迅
魯迅
魯迅
魯迅
魯迅
魯迅

牧羊人旬刊第二期目錄
道書(助翔)P村的選舉(雲雲)漁神三老(宗瑞譯)窮婦(聞輝譯)孤島中的狂歌(鑑之)(通信)則(一)(兆麟)(二)答流氓先生(助翔)